



走進小思的 有情世界

■ 文：洪營娟



見面的地點是天后一家咖啡店，店內幾列書架上排滿了建築、美藝的書籍，旁邊放有別致的小擺設，壁上繪着粉藍色的圖案——想不到小思老師會提議在這一家充滿年輕格調的餐室內會面。老師對後輩貼心照顧，分析事物的角度獨特而不失包容，處世態度永遠年輕。老師重情，在她的世界裏，凡以人為本的事物，她認為都是美好的；凡因情而生的東西，她都會分外堅持和投入地鑽研——這都是聚會後年輕人告訴我的。



小思老師說，她喜歡與年輕人聊天，因為她的生命力都來自年輕人。這夜，十一個年輕人圍着她，一聊就是整個晚上。我們當中沒有誰曾受學於小思，但大家都自然地稱她為「老師」。

尊重漢學之情

聚會甫開始，年輕人給小思老師捎來一套來自日本「鳩居堂」的信箋，話題就從這套信箋展開。「我曾在日本京都留學，那時很窮，沒錢買這些精緻的信箋。於是我每個月都會到店裏逛，沒法光顧，摸摸紙箋、嗅嗅紙香也是好的。」老師一邊說，一邊輕撫着信箋的膠套包裝，彷彿手中拿着的，是當年沒法買到的信箋。

留學日本的那一年，是老師日後研究之路的轉折點。她當年隨專研唐代兩都（長安與洛陽）文學的平岡武夫教授治學，因而為日本人崇尚漢學之情、專注研究漢學的精神所感動。

「當時日本學者整理漢學時認真、仔細和專注的態度，比中國學者更有過之。他們特別重視整理注釋，考究編寫注釋的方法，注釋內容十分詳細、精準。這使我往後研究文學時也相當重視注釋編寫。」小思老師明白到，注釋能幫助其他研究者知悉資料源流，對學術研究的考據和保留有着重大的意義。日本學者這份對學術的尊重，影響了老師日後研究文學的態度。她研究香港文學時，把資料仔細分類、摘錄的習慣，就是從日本留學時開始的。

研究現代文學的啟蒙

「當時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舉辦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老師（平岡武夫教授）要我代表中國發表論文。那時我還沒有寫學術論文的根基，忽然要代表中國發表學術研究，真是無從入手。幸好我得知吉川幸次郎教授曾翻譯豐子愷先生的《緣緣堂隨筆》，剛巧我也很喜歡豐子愷的畫作，於是便決定以豐子愷的作品為研究對象。那時手上沒有豐子愷的參考書和資料，於是我就到圖書館去找。」

意外的是，這次經驗改變了小思老師往後的研究方向。「在圖書館找到的豐子愷研究書籍，我大都看過。為了翻出新的研究角度，我便嘗試從豐子愷當年發表論文及漫畫的雜誌裏找線索，翻閱了大量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刊物。想不到的是，那年代的雜誌原來這麼好看，從此我就改變了研究興趣。」老師在大學讀書時，主修的是中文系的古典文學。可當她在日本完成豐子愷的論文後，便毅然轉研現代文學。

「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一般先熟讀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從中找出研究的線索，可我是從作品細讀開始。藉着讀各家在同一時期的不同文章，我彷彿走進了當時的生活。這實在令我眼界大開，也使我研究文學的能力在短時間內迅速提升。」喜歡豐子愷作品本只是老師的興趣，卻因緣敞開了她的學術研究大門。

豐子愷的師生情

小思老師熱愛豐子愷的畫作，所以只要是能推廣豐作的事，她都當仁不讓。早前香港藝術館舉辦了「有情世界——豐子愷的藝術」專題展覽，素來低調的老師不辭勞苦，積極協助籌備。「豐子愷與泓一法師師生間信守承諾的情，實在讓我很感動。我希望有更多人認識豐子愷畫作的意義，所以只要有助宣傳展覽的訪問，我都接下。」老師在協辦過程中如此投入，離不開為情所牽引。

老師坦言，搜集畫作真迹的過程並不順暢，主辦單位須與內地有關部門幾番周旋，展品才得以順利在香港展出。老師自豪地告訴我們：「因各種原因，這些展品未曾在內地正式展出過。香港人是第一批能親睹這些豐子愷護生畫真迹的人！香港社會最近太混亂了，希望畫作提倡保護生命、心靈（護生、護心）的信息能稍稍洗滌社會混濁的風氣。」



蔡瀾先生哭了

與豐子愷作品結緣的，不止老師一人。老師提到籌備展覽過程期間的一段小插曲：香港電台為展覽拍攝特備節目，請來同樣喜歡豐作的蔡瀾先生走訪豐子愷故居。他們參觀豐子愷的寢室時，蔡瀾先生竟然哭不成聲。

「當蔡瀾看到豐先生的牀很短小時，他感到很詫異。看着這一張要彎着身子才能躺下的牀，他一句話也沒說，就放聲哭了。」後來，蔡瀾先生接受攝製隊的訪問，提及這件事，蔡先生還是哭了。這突如其來的反應，令攝製隊很意外，只好暫停拍攝，一停竟是半小時。

「你說，到底是怎樣的感情，才能使向來笑看人生的蔡瀾先生有這樣的反應呢？」老師最終沒有告訴我們原因。她說到這裏，眼泛淚光，話就打住了。

以人為本的建築

小思老師退下教學和研究陣線已久，但她對生活的好奇心和各種興趣的熱誠，卻愈見熾烈。現時她少看文學書籍，對文化、旅遊、建築的興趣更大。

老師喜歡建築，只因它與人有關。「我到過很多國家，看到各處的建築風格迥異，就會想：到底是甚麼因素導致這些不同呢？人是居住在建築物內的。因此要研究社會、人情，最好是從建築開始。」老師特別欣賞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她在2012年三月更特地參觀了他在日本設計的所有建築物。「安藤忠雄設計的建築物說不上美，他喜歡以大片混凝土牆分隔空間，看起來很『冷』。但其實他是善用大小的對比和光影的反差製造空間感，效果往往讓人驚喜。他的設計是『東洋式西化』，日本美學『幽』和『玄』的特點都徹底展現在這種冷感上了。」

談旅遊和攝影時，老師不忘提醒年輕人在遊歷期間，除了用相機拍下沿途的風光，也要用心記住遇到的人和事。





老師滔滔不絕地談日本建築之美，這似乎成了她文學以外的另一門專業。問她是否對喜歡的事物都會徹底鑽研，老師搖搖頭，笑說：「這哪是研究，興趣而已。」

老師最欣賞安藤忠雄的建築能考慮用家的需要，以人為本。「他為歐洲的椅子設計廠設計了一間讓員工在內進行『腦震盪』（激發創意）的會議室。在連接工作間和會議室的大草地上，設計師鋪設了一條蜿蜒石路，所有職員前往會議室時，都須沿著石路而行，不能踏在草地上直接走過。這條石路是把『工作』的腦袋換成『思考』的腦袋的緩衝地帶，讓人在走路時，轉一轉念，清醒頭腦。」

痛心背後皆因情

老師眼中的中國建築又是怎樣的？「一字記之曰：『假』！」老師這樣說罷，我們一哄而笑，然後她徐徐補充：「這個『假』並沒有貶義，只是中國建築較講究建築物和環境的關係，愛利用自然風光襯托出建築物的開闊景象。我們只要在室內開個小窗，外面『小橋流水』、『遠山近樹』的風光頓成建築物的背景。喜歡文學的人，一般愛『小風景』，所以我較喜歡江南建築和景色。」

老師不無慨歎，部分中國文化的精華不能在自己的國家徹底展現，要在地才能實現和發揚。像建築大師貝聿銘的傑作——美秀博物館，設計概念就多處表現了陶淵明《桃花源記》裏桃花源的特點：「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桃花源位處遺世獨立的山林中，美秀博物館則建在大戶川、田代川等溪流附近山中，遊人身處其中，

隱約可聽見淙淙流水及瀑布的聲響；「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入館前，遊人會經過一段種滿桃花樹的林蔭道，而博物館大部分的建築埋藏在地下，這樣不但保存原有的山林美景，也令建築物 and 四周景色混然成一體。如此神妙的建築美，形神均取材自中國文學，惟在彼方才得以光大。

老師遊歷過的地方很多，京都令她印象最深，只因京都的古城面貌，令她想起中國唐代景象。「我離開京都後回到中國，並在文革後第一次到西安，當時真是心痛得不得了！只見那裏沙塵滾滾，破落不已，找不到半點中國唐朝盛世的痕迹。再想起京都的模樣，我實在慚愧得不得了。」喜歡別的國家，只因深愛自己的國家。這時，有年輕人談到在外地旅遊時遭外國人唾罵的遭遇。老師馬上安慰：「我們會激憤、會痛心，表示我們對自己的身份是在乎的，有感情的。所以，別傷心，別失望。」為了自己的身份而憤慨，也只因在乎。

後記

這晚話題天南地北，我們無所不談，若要在老師的話中理出主旨，卻一個「情」字可以。就像用餐之際，我們問老師想喝甚麼，老師眼梢一彎，笑說：「咖啡。但它於我來說，是愛情——聞起來香，喝下去受不了。」年輕人也笑了，原來在小思老師的有情世界裏，也有可望不可即的東西。



這夜，小思老師最終喝的是「多冰」的凍檸檬茶。



位於日本滋賀縣的美秀博物館

